

那天，在今天經過

回想起來，那天是澄淑第一次正式跟心剛約會。

參觀完他工作的片場之後，兩人到冰果室聊天，澄淑小心翼翼地用叉子切開盤子裡的西瓜，避免太大塊放進嘴裡顯得不秀氣。說起小時候很喜歡一套週六十點播的影集，他眉眼都飛笑起來，「有集在講一個小男孩非常著迷魔術，他就登門求師，老魔術師說——你要先相信魔術是真的，你才能成為真正的魔術師。」

澄淑認真問：「然後呢？」冰涼的西瓜片正好消暑，甜味入喉。

「1900 年的世界博覽會，老魔術師受邀表演，他催眠了小男孩，小男孩就開始飄浮起來，但魔術師突然心臟病發，現場沒有人可以解除催眠指令，小男孩就越飄越高，飄到天空以外了，不知情的觀眾都報以熱烈掌聲。」

小男孩就這麼消失了……

西瓜梗在她喉頭，意料外這故事並不溫馨，她不知該怎麼接話，擱置在心裡許久，都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四十九天前

心剛抬頭看了看南下的車次時間，按住妻子肩膀：「還有時間，我去那邊看看，買點午餐過來。」澄淑隨著他的手勢方向瞥了一眼那排商店、小賣部、洗手間。

「想吃什麼？」澄淑盯著丈夫看，眼睛圓睜牽動著嘴角的笑意，傳達了特定的意思。

「零食不買，先吃正餐……植牙花了十幾萬。」

「植了就是要用，醫生說好好保養，二十年沒問題。」

心剛揮揮手一副沒得商量的表情，朝妻子的外套口袋呶了呶嘴：「少吃。」

「台鐵便當一個就夠，我吃你吃剩的。」

「還在減……」心剛將中型行李箱穩妥靠在牆邊，長妻子幾歲的他戴著細框眼鏡，乾淨潔白熨燙過的白色襯衫，一套深灰藍色西裝，全經妻子仔細打理過，體面好看。

澄淑抽出側邊網袋裡的雜誌，瀏覽近期上映的電影介紹。

心剛是早期藝專影視科畢業，在影視公司工作了一輩子，從劇照師、看光師、沖印技師做到技術部經理，後來成為電影數位修復專家，出版過幾本專書，常被各大學、國內外電影機構邀去演講，鑽研其中樂此不疲。由他經手修復過

的台語國語老片有二十多部，生平看過的影片更多達幾千部，澄淑跟著丈夫也成為了半個電影人。看電影跑影展幾乎是他們日常最大的愛好，雖然各有各偏好的片型、導演，這倒也讓他們永遠有話題可以聊。

遭遇過三次流產，檢查確認是澄淑的先天免疫系統所導致，兩人決定放下生養小孩的念頭。澄淑放了許多心思在安排生活，心剛也跟妻子一起讓日子有滋有味。

丈夫常需要到處跑，幾年前，澄淑刻意將自己在公營廣播電台的工作減少，交通天氣尋物的部分已交棒給年輕主持人，她只保留老電影單元，華語片西洋片都討論，澄淑喜歡用時新的觀念與詞彙去探討過去的作品。有時心剛聽到，回到家還跟她討論，「指正」主持人一番。

等聽見台鐵廣播聲音——

十點整 往屏東方向的自強號 在三月台A側

第三月台A側快要開了 還沒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

澄淑拿起手機播打，一直未接通，拖著隨身行李箱，邁出等候區，快步經過那一排商店，沒見到人，難道心剛聽到廣播聲直接到月台了？應該不會啊，火車票在她手上。

廣播二度提醒——

十點整 往屏東方向的自強號 在三月台A側

三月台A側快要開了 還沒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

澄淑急忙搭手扶梯下到人潮眾多的月台，乘客們排著隊依序上車，她顛起腳在一張張臉孔中搜尋著，瞬間鈴聲大作，車門「戩」一聲關上，轟隆隆一鼓作氣開走，南下的月台轉而空曠起來。

澄淑獨自站在月台，手心緊緊捏著兩張火車票，左右張望，只好搭手扶梯回到地面樓層，迷迷茫茫沒有方向，拖著步子，一步重似一步。

望過去，才剛剛走過的怎麼又來到眼前，商家的鏡子迴光返照著候車區，還有略顯福態的澄淑，一頭亞麻色染過的頭髮，米色緞質長洋裝，披著咖啡色緞面外套，一早才跟心剛兩人精細搭配好，只剩自己一臉殘妝，整個人都模糊不清了。

台北車站大廳廣場上擠滿了人，五顏六色的布條、標語、告示板，居中有人拿麥克風宣傳理念，周圍大聲疾呼口號，更以擊鼓、搖鈴、手舞足蹈來助興。一排警察在外圍列隊，不少圍觀者拿起手機、IPAD，四方入口陸續有人潮湧入，

越來越擁擠，氣氛越來越熱烈。

在人群中的澄淑六神無主，被一個「我要自由轉換」的標語牌子擦撞到太陽穴，沒覺到痛，只是心裡慌。她摸摸外套口袋，拿出一顆糖果，丈夫去日本開會買給她的京都抹茶牛奶糖，放進嘴裡，卻酸酸的……

廣播聲音傳來——

乘客柳心剛的家屬 柳心剛的家屬 聽到廣播 請立刻與一號詢問處聯絡

牛奶糖涎著口水，從嘴角溢流下，澄淑咳起來，臉脹得老紅，好似羞於承認廣播叫喚的正是自己。

今天

黑壓壓的會場坐滿了人，舞台前方鋪著素色布幔，一片微型的百合花海，兩邊走道站著黑西裝制服的場控人員，大螢幕放映著紀錄片「電影修復魔術師」，滿座來賓很安靜，神情肅然，聚精會神觀賞著，席間不時傳來低微的啜泣聲。

「在舊金山有位科學家發表了一種新的科技，把數據資料寫在一塊玻璃，稱之為 5D，一個非常小的光碟，只有銅板那麼大，宣稱可以保存一百三十八億年！能夠保存一千三百八十年已經很了不起，現在竟然可以保存一百三十八億年，而且，這個 5D 光碟還可以忍受攝氏一千度高溫，容量達到 360TB，這樣一來可以保存多少部影片？永遠似乎變得可能……」

身著荷葉白領黑洋裝的澄淑，削去了半個人，髮色雜灰，異常憔悴。即使早已聽過許多遍，甚至心剛電影數位修復的文章、專書都是她幫忙校對的，她依然入神欣賞著，他的舒緩聲語溫文氣質，展現專業時的丈夫特別迷人，不覺她笑了，淚水就剛好刷過她的笑。

「一位老師傅曾經跟我聊過一個修復影像的經驗，他調出了當年調光的參數光號表，依據那個再一一去恢復，修復完成之後請導演來參加試映會，導演覺得跟他當年的記憶有落差，他不認為這個修復版本是一個理想的狀態。其實這一直是個難題，甚至是一個修復倫理，到底技術修復跟藝術修復那個優先？」

演講廳側門虛掩著，暈黃色的光從縫隙中透進來，在一片黑裡猶如月光灑落，忽然影影綽綽，好似晃過一個人，與她相親相依一輩子的身影，澄淑坐不

住起身了……

迴廊過道張掛著一幅幅大型電影劇照，都是心剛早期擔任劇照師時期的作品，澄淑沿著一部部電影走過去，彷彿穿梭在光影隧道中，那些劇照搬演著悲喜，每個步伐她踩著自己的心跳，分不清是心跳聲或者腳步聲，交揉成一種撞擊，耳鳴了起來，沒個留神就踉了腳、踩了空，跌坐在地上，扶牆站起，赫然看見了一個立牌——《電影修復魔術師》柳心剛先生紀念追思會

「老師傳說他是依據當年的光號修的，導演顯然有所質疑，其實他們兩人都沒有錯，只是立場不同，導演是以人的角度，有思想、有情感，可是他忘記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，人對於色彩跟影像的觀念會改變，大家認為導演還那麼忠實記得三十年前的印象嗎？」

今天，又回到了那一天

一處略微僻靜的櫃臺，藍色看板高掛著——「捷運遺失物中心 LOST AND FOUND」，公佈欄釘掛著幾疊紙在牆上，按照物品種類與丟失時間做成的表格。澄淑一頁一頁翻著，動作緩慢，看得很仔細，緩慢到似乎她自己出了神。

身著制服的捷運局辦事員推著平板車徐徐前進，上面幾個紙箱高高疊著，還有一個大型塑膠桶插滿了雨傘，喊了兩次「不好意思借過一下！」

澄淑連忙讓開，但就弄不清剛剛翻到哪一頁了。

辦事員從地上撿起一張車票，拿到澄淑面前：「請問是妳掉的？」

她對辦事員點點頭：「……是我的……謝謝你。」

台鐵廣播聲音傳來，澄淑一聽到連忙趕往月台——

十點整 往屏東方向的自強號 在三月台 A 側

第三月台 A 側快要開了 還沒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

在滿座的火車乘客當中，澄淑並不顯眼，臉色蒼白，眼神發空，不知意識跑遠了或者陷落在沉思中。

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幾天，澄淑自己也數不來，她整個人卻從沒有離開過那一天，異常清晰的一天。她不斷的自行排演、對話，似乎祇要哪一個環節更動了，就能改變結局，丈夫就不會心肌梗塞猝然離世。

除了回憶，甚麼都打擾不了她，一路從入殮、火化、出殯、將骨灰灑落在陽明山一片花海之中，死亡證明、除戶、遺產，到今天的紀念追思會，現實都沒有放過她，卻奈何不了，回憶才是她的真實。

整節車廂就澄淑旁邊有空位，她沒穿的外套與手提皮包就搭在扶手上，同時也部分「佔據」了旁邊空位，顯得若有人似無人，於是靠站之後陸續上車的乘客總會「請問旁邊有人嗎？」

澄淑並不怎麼朝對方看，只淡然說：「有人，他等下就回來。」

真的，那天心剛確實這麼說：「我去那邊看看，買點午餐就會來」，等南下的列車已經進站，丈夫卻還沒回來……

那一天，究竟怎麼發生意外的？

心剛說要去買午餐，她為甚麼不跟過去，他常常說會頭暈胸悶不是嗎，或許他之前就有些小中風了，怎麼會沒有察覺到，她應該要多留心的；如果她緊跟著或許心剛就不會走，不該錯失了在他身邊的千鈞一髮，即使發病了，北車到處都放置著AED……

那一天，她跟心剛搭車南下，他受邀到台南放映一部修復好的台語老片與映後講座。不管受邀到哪，他們只搭台鐵，興致一來就會中途下車去吃個地方小吃、逛個小店；活動結束之後還會租車來個小環島，或者繞到哪裡轉轉再回台北。他總愛掛嘴邊：「要多去天涯海角闖闖，老的時候才有東西回憶。」等兩個人都老了，他們仍然喜歡四處旅行繼續創造回憶。

澄淑子宮病變開過刀，還有長年頭痛、暈眩毛病，她一直以為自己會先走，怎麼會是心剛先走呢？如果剪掉那一天，他們直接跳接回台北，繼續恬淡過日子，可嘆那天的一切都是無法裁丟的。

按著一種規律的節奏行進，車窗外的風景隨之流動，窗外只見枯黃的稻草被勁風吹襲，頭壓得很低很低，蓋住了整片土地，更添若干蕭瑟意味。

澄淑掉入了時光，又遠又近，遠得如此近，近得卻又分明遙遠……

「不好意思，請問這個位置有人嗎？」一位提著公事包的業務員詢問。

「有人，他等下就回來。」聽到澄淑的回覆，業務員點個頭隨即向後走。

「不好意思，這有坐人嗎？」澄淑還沒開口，小孩已經準備要一屁股坐下，澄淑怔怔地注視著眼前這對母子，趕緊回應：「有！有！他等下就回來」，著急的揮手示意，婦人見狀有些不悅，連忙將小孩攬過來抱走。

車窗外一片矮屋稻田，光影交錯間，澄淑見到車窗也映照著車裡的兩個人——心剛身穿乾淨的白色襯衫、深灰藍色西裝，神態自若底翻著手裡的電影雜

誌，澄淑正想伸手幫他推推有些滑低的細框眼鏡，卻看見自己瘦成半個自己……

裝扮入時的女學生大聲講著手機，自顧自坐進來，回過神來的澄淑慌張不已嚷著：「有人、有人」，推搡對方肩膀「這裡有人！」女學生不甘不願起身對著手機那頭說：「甚麼啊！……不是說你……莫名其妙遇到有病的！」

澄淑別過半個身體，視線穿過身旁的「空位」，看向窗外，顯得賭氣而不願意面對其他乘客，心剛明明應該要坐她旁邊的。

「旁邊有人坐嗎？」外省鄉音很重的一位老者。

澄淑有些遲疑但依然說：「嗯，他等下就回來。」在晃動的列車走道上，老者顯得踉蹌。

剛剛那位講手機的女學生走了過來：「阿姨，我坐在後面觀察了很久，旁邊根本沒有人，妳這樣故意佔著座位很奇怪耶，為什麼這麼自私！」

澄淑搖搖手直說「有人！有人！」

女學生：「什麼人？妳把他叫出來，我頭給妳！」

整節車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澄淑這邊。

澄淑氣惱起來，聲音帶著委屈、哽咽：「你們甚麼都不知道！……我丈夫等下就回來！」原本騷動的群眾頃刻間安靜了下來，女學生默默走回自己的座位。

澄淑抓起外套跟皮包，從乘客的異樣眼光中快速走出去。

不知道該走到哪裡，每節車廂都是人，一路闖到最末節放置腳踏車的車廂，車廂門「磅」一聲在她身後自動關上，澄淑沒站穩半摔坐在地上，胃酸泛上來，幾乎要乾嘔。

她知道這是戲，她就要演戲，理直氣壯的演，心剛不在了她就跟孤兒一樣更就無所顧忌底放開來演。

火車按著一種規律的節奏行進，一格一格相連的車窗，流動成了影片膠捲上一格一格的畫面，一道光映在澄淑臉上，彷彿照見著她也被拍進畫面裡。

一路走到了那一天

澄淑高中時喜歡過公車上常遇到的一位男校生；念五專廣電科時跟直屬學長約去逛過國際書展；出社會之後，她也跟電台裡的同事偶爾聚餐，但總歸都是沒有落實到地面的片片浮雲。

心剛的劇組來電台勘景，他負責拍照，澄淑是個剛畢業的小助理，兩個人都處在邊角，交談了幾句。聖誕節心剛寄了張卡片，裡面有張她跟大家的合照；

澄淑也回寄新年卡片，附了張電影票根，那部片的海報正是心剛的作品，之後兩人便有來有往。

心剛：「見妳圓圓的臉，笑起來眼睛也跟著笑，感覺很國泰民安、天下太平。」澄淑撻了下他，覺得這個一見鍾情的理由未免太不浪漫。

心剛邀請澄淑到片場參觀，除了一切如此新鮮，更有趣的是可以名正言順「偷看」工作中的「男友」。

女主角坐在縫紉機前面車衣服，騎腳踏車的郵差來了，她連忙在信封寫上姓名、地址，貼好郵票，將信交給在窗口邊等待的郵差。劇情並不複雜，不過來來回回重複演了好幾次，澄淑看不出端倪，那位女演員倒沒有一絲不耐，清秀的臉龐非常經看。澄淑很訝異如此瘦小的鄰家女孩會是螢幕上的「明星」！另外很驚訝怎麼片場到處都是電線，二三十個人圍在旁邊工作，幾束強光照得大家汗流浹背。

澄淑站得離窗口太近，不小心入了鏡，導演大聲喊了 cut！

隔著布景、道具、許多人，她在找自己唯一認得的男子，心思迷離朦朧了起來，心剛在那個角落呢？是否也偷偷看著自己，因為這樣才不小心入了鏡。

讓心剛拍到了這個瞬間不是巧合，因為他也一直留意著澄淑，眼睛寸步不離，彷彿他們暗自搬演起兩人之間的戲中戲。

心剛喜歡拍些自然的生活照，結婚也沒有刻意到照相館，兩人就穿得比較乾淨正式，心剛兼任攝影師與男主角，拍下與澄淑的婚照。

幾年後心剛改鑽研影片修復，常常樂此不疲。家裡的倉庫就變成他的工作室，他架著眼鏡，一手戴著工作專用的白手套，就著桌燈研究起膠捲片，一格一格看過去。

「這片子放太久，髒點、刮傷、水跡都有了。」

澄淑也戴上白手套，小心拿著膠捲片的另一端，跟丈夫一同看著上面的「劇情」，好奇問「可以修嗎？」

「動手了才知道可以修到什麼程度。」

有次他剛修完台語老片《五月十三傷心夜》，約澄淑到國影中心的放映廳欣賞成果。

「五月十三是什麼日子？」澄淑好奇片名。

「迎城隍，主要故事就發生在那一天，1965 年的片子。」

「我生的那一年。」

放映過程中，心剛偶爾點評：「導演留學過，觀念很新，應該會欣賞我這邊這樣處理，對比比較大，有沒有？」

到了迎城隍的段落，澄淑驚嘆著：「霞海城隍廟到現在完全沒變！」

「老師傅修得不錯喔，把妳生的那一年給找回來了，一格畫面都沒掉。」

在電影修復領域卓然有成的心剛出國去研習交流，澄淑未必都能請假跟著去，只要妻子沒跟去，他心裡就不踏實。

沉睡中的澄淑被手機聲響吵醒，丈夫劈頭一句「我想聽家裡的聲音。」

頭腦一片空白尚未恢復神智的澄淑不解：「家裡的聲音……」

「什麼聲音都好。」

睡眼惺忪的澄淑掀開棉被，繞到床的另一邊穿起心剛的托鞋，披件薄毛外套走到廚房，略嫌大的托鞋踩在木地板咯茲、咯茲。

啪，開燈；扭開水龍頭，自然水嘩、嘩裝進電壺裡，滴，按鍵煮水。嘩——一啞，拉開抽屜；簌簌翻著東西，取出一袋花草茶。轟轟，水開了；啪，按鍵跳上來；熱水嘩嘩沿著杯沿沖開菊花、枸杞子。

澄淑看了牆上的鐘，再度拿起手機：「早上四點半家裡的聲音。」

「我好像也聞到茶香了。」

澄淑喝了一口茶「記得幫我買柚子醬油、扶桑花鹽。」

「都買了。」

「好，等你回來我做好吃的！」

「……什麼聲音？」

「柳丁在撒嬌啦！」澄淑將才足月的土狗抱在腿上，「先不聊了，我去倒牛奶給牠。」

柳丁喜歡自由穿梭在家中各處，所以亮橘色的狗毛哪裡都可以掃得到。

這隻路上撿來的毛小孩陪伴了他們十七年，直到最後奄奄一息癱在角落像一團舊抹布。「醫生說就這一兩天了……」心剛嘆氣說把牠帶回家是對的，至少是自己家。

柳丁抖了抖身上的灰塵，試圖要站起來，隨即又虛弱的趴睡回去，他們連忙蹲下來輕撫著柳丁，「別擔心，爸爸媽媽都會很好的，下輩子再投胎來找我們。」心剛按了按澄淑的肩膀，示意妻子別落淚，讓柳丁安心離開。

過後心剛清掉柳丁的狗窩，笑著說跟妳一樣會漏尿，澄淑愣住又噗嗤笑出來「早知道就不跟你說。」

澄淑不記得前言後語怎麼會提起自己到小學二年級還會尿床，只記得心剛幽默的說這個秘密好珍貴，我要想一下，不知道用甚麼跟妳交換。

前幾年他們想搬到近郊的山上，空氣好些，空間也比較大，但東西整理起來太費事，哪些該丟，哪些該留，那些該買新的，心剛戀舊成疾，她總抱怨：「不然租輛大卡車搬到新家再送修還是捐掉！」

兩人工作的大書桌分別背向彼此靠向牆角，一個大書櫃旁邊的牆柱上被鑽了個洞，插上一隻羽毛，連根部都完整呈現，像是一個頗富詩意的浮雕。

澄淑將羽毛拔起，繞到心剛身後，故意將羽毛貼到他眼鏡上，「丟？」

心剛接到自己手中注視著，「這是鴿子留下的禮物耶，牠在樓梯過道繞來繞去，想飛出去又找不到出口，我祇好把門、窗戶都打開，讓鴿子飛出去，牠就留了根一根羽毛在這感謝我的恩情。」

澄淑嘆口氣，「還禮物……根本廢物。」眼珠子朝上翻了翻，食指跟著比了比上面。夫妻對看，同時轉身踩著一個迴旋形狀的鋼索樓梯，通向樓中樓的儲藏室，兩人移步上去。

「你不是說年輕時就要多出去看看世界，這樣到老年時才有足夠的材料可以回憶。好啦，現在兩個人都老了，東西多到要爆炸，家裡跟倉庫一樣。」

心剛發出讚嘆：「寶庫！」

月光透進一扇開向天空的窗戶，儲藏室裡面堆放了許多東西，並不凌亂，雖然沾了灰塵，卻顯得井然有條。老式腳踏車前面的籃子裡放著瓶瓶罐罐。牆上貼著素描、油畫、X光片、電影海報、簽滿名字的喜帕……。

Z字型的木架子釘在牆上，上面放置著一些書，還有形形色色高矮不一的各式器物。角落放了一個巨大的古董木箱子，心剛打開來，和澄淑兩人一一檢視著：

「我們去阿根廷玩買的瑪黛茶水果殼茶壺，你從巴黎帶來的摩卡壺、苦艾酒湯匙，我爺爺的軍人身份確認牌，你的美術場景模型，我國小作文簿、國中在鹿港意樓撿的楊桃子，萊茵河淘洗過的酒瓶，二手微型聖經、我們在大理跟嬉皮交換的皮背心，吉卜力美術館門票、我收集的馬斯楚安尼劇照、你做的鐵皮燈、你耳朵微血管過細而造成偏頭痛的看診單、我腳踝骨折的X光片……」

心剛：「只差那台復古淑女偉士牌了。」

澄淑：「你妹的女兒騎走了。」她拿起玻璃罐裡面，一包已化成粉的藥錠，搖一搖像沙粒在裡面響著，金色的鋁箔標著《幸福傷風素》。

「不知哪家旅館老闆送的，我們也沒吃……妳還留著！」

「名字好聽。」

「我們家太太的意見才是意見，藥的個性也由太太決定。」

「算了吧，好像我是話多的老太婆。」

兩人才安靜片刻，澄淑又開始叨叨絮絮：「結婚以後我就不再寫日記了，那樣做好像不誠實，明明都跟你說過了何必覆述一遍到日記裡，我的少女情懷都丟光光了。」

「還是跟我說比較好，免得想太多。」

「抬槓，腦子不裝事情老爺你要怎麼跟才女抬槓！」

心剛繼續翻看著木箱子，抽出一個小學生的作業簿：「這個！幫小孩子取了好多名字。」

澄淑：「中文不好……柳文才！……當人家爸爸說得出口。」

心剛幸好：「幸好沒生下來，只有柳丁用上了。」

兩人大笑，並肩看著作業本，到處寫滿了名字。

今天，明天，每一天

轟隆隆、轟隆隆……，火車軋過鐵軌，從一段漫長的隧道裡穿出，黃昏的光照進最後一節車廂裡，流年似水，光影歷歷，似夢又不是夢。

那些無關緊要的日常回憶溫暖了她，點點滴滴，零零落落，塊狀的片狀的，不知何以起，不知何以終，沒有承載著更遠的寓意或者深刻的象徵，可加起來就是跟心剛遭逢的一輩子。

澄淑注視著窗外流動的風景，輝燒到最極致的黃昏眼看就要沉落，黑夜逐漸籠罩上來。

她想起第一次正式約會，參觀完片場之後他們走去水果店，他說小時候很喜歡一套電視影集，有個小男孩非常著迷魔術，登門向一位老魔術師學藝，1900 世界博覽會那年，魔術師當眾表演催眠……

澄淑從車窗探出頭注視著浩瀚天際，自己解答「然後呢？」

小男孩漂浮在火車上方，朝向天空越飄越遠，逐漸要定格在宇宙之間，成為天空的一分子，永遠變得可能。

澄淑感覺這故事溫馨了起來，學著丈夫的口吻：「你要先相信魔術是真的，你才能成為真正的魔術師。」

這麼說著，心剛就依在自己身旁，那一天跟今天，不曾失去什麼，明天依舊會如此，她狠狠笑了出來，一點也不是演戲。